

臺海與南海的戰爭敘事： 三套劇本、兩個場景、一個希望

郁瑞麟*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與中共建交後的半個世紀中，認為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藉以將資本主義逐漸滲入中國，使其朝向自由市場經濟發展，並可使數億人擺脫貧窮；如此不但解決聯合國所關注的脫貧問題，更有機會讓中國人民拋棄共產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並轉向西方社會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價值。經歷此戰略機遇期，中國人均所得確實顯著提升，但中共政權不但沒有朝向西方世界所期待的民主自由方向發展，反而創造出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在國際社會形成與西方世界迥異的意識形態，並借勢倡導中國式民主優於西方式民主，宣稱西方民主已走向民粹主義，逐顯敗退之勢。中共政權近年透過防火長城、網路監控、人臉辨識等高科技方式加強對人民的監控，並在新疆建立集中營改造維吾爾人，強壓香港民運，在內蒙地區進行文化改造等方式加強維穩。2018年3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改提議，允許習近平國家主席的職務不受任期限制。凡此種種讓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轉型期待徹底死心，並開始扭轉對中國的態度。美國自2017年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即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針對性的貿易戰、科技戰、外交戰、

*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上校副教授。

法律戰、輿論戰等接踵而來，對抗中共現已成為美國朝野的普遍共識。

習上任後積極推動包括「軍改」的各項國家改革工程，逐步實現其「強國夢」與「強軍夢」的理想，中國也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從原來的「韜光養晦」轉變為「奮發有為」。當今中國面對美國及其盟友在各方面的打壓，顯得毫無懼色。習近平 2020 年 10 月紀念抗美援朝 70 週年大會時即表示：「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以迎頭痛擊。」¹以習近平的領導風格，中國很難再回到韜光養晦時期，況且就算中國方面表達退縮的主觀意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恐怕也不會因此罷手。

基此，當代國際政治主要競技場就是美中衝突。美國方面要維持「美國優先」地位，既使新總統拜登上任，這個鞏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戰略目標仍不會改變；而中國方面想實踐「三步走」，在建國一百年（2049 年）趕上或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強國。所以，當代國際政治的結構變化為「一超多強」（不平衡多極）中的其中一個強權國家，透過實力提升而威脅到原來的超強，故國際政治動盪難免。筆者理解到，中美兩國為了經濟發展與人民安全皆無意發動戰爭，故美國若能利用其他手段，有效地破壞中國的成長曲線以防止中國的超越，讓美國能保有全球領導地位，自然無需動武。但我們也必須考慮到，倘若這些手段無效，軍事手段會不會

¹ 張國威，「習近平：分裂祖國領土 中國必將痛擊 會用侵略者聽得懂的語言來對話」，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23002062-260409?chdtv>（檢視日期 2020 年 10 月 24 日）。

成為美國所謀劃的最後選項。而中國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壓迫下，會不會因為被逼到絕境而鋌而走險，或因為某些條件明顯觸動其《反分裂國家法》而被迫出兵？最後，中美軍機艦在印太區域接觸頻繁，亦有可能擦槍走火而爆發軍事衝突，如果我們過分樂觀地認為不會爆發戰爭，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殷鑑不遠，更何況天下早已不安。職是，本文假設中美若發生軍事衝突，雙方所要思考的首先是出兵的正當性，再者是設法將戰爭侷限在局部戰爭形式，且不動用核武。本文依此假設設計出三套可能發生戰爭的劇本，結合兩個場景相互參照，最後提出「和平」作為共同的希望。

三套劇本

中共目前的主要威脅就是美國，尤其是美國在臺灣主權問題與南海主權權利所帶來的挑戰，屬於中共的核心利益，為保有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難以退讓。基此，本文思考三種可能的軍事衝突劇本，分述如下：

劇本一：北京認為臺灣違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此時中共與臺灣為主角，美國為配角，並可選擇角色扮演。

蔡總統在 2020 年 520 宣誓就職演說中提到，準備在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推進憲政改革。雖各界認為修憲目的主要在於 18 歲的公民權，但修憲的場域在立法院，縱使民進黨立委受到約束而不主動提出更改國號或修訂憲法增修條文中對兩岸地區的定義，但難保其他政黨不會推動此等修憲議題。至於目前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近來亦蔓延著一種論調，即不再當執政黨的煞車皮，反而要順水推舟看民進黨

能駛多遠。在此詭譎的政治氛圍下，難保立法院的修憲會議不會擦槍走火而使對岸感受到臺灣當局在搞實質臺獨，符合中共《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必須以非和平的方式或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此時，中共出兵對內有其正當性，對外則可宣稱是臺灣單方面破壞了「一中政策」所規範的現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

在這個情形下，美國是否決定出兵協防臺灣，則面臨較多的考量，比較可能的方式是派遣至少兩個航母戰鬥群於臺灣東部太平洋海域警戒，提升在日本與南韓駐軍的戰備等級，視兩岸軍事戰鬥的發展與國際輿論的導向而選擇介入的方式。介入方式除了先期撤僑並運送重要軍需物資給臺灣外，大舉出兵協防臺灣的可能性較低，較可能會等待兩岸戰爭底定後，施以外交手段斡旋。若我國軍成功守住臺灣，美方便可協助戰後重建，並施以大量借貸補充軍民用物資，而臺灣則可能宣布獨立，並邀美方簽定共同防衛條約，建立軍事同盟。但若中共成功奪取臺灣，美方雖可藉著外交手段盡可能地恢復臺灣原有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但結果恐至多讓臺灣擁有類似香港的自治權，仍符合中共的一國兩制藍圖。

劇本二：美國打臺灣牌而觸動中共底線，此時中共與美國為主角，而臺灣被拱為第二主角。

美國川普總統執政四年，仇中氣氛高漲，朝野競相爭打臺灣牌不遺餘力，美國在此時期通過了多項友臺法案，並提供臺灣大量軍售，更有美眾議員提案恢復臺美邦交關係。美國川普總統雖然選舉失利，但在政權交接前仍不忘釋放重量

級消息，其手下大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 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接受電台專訪，談到美國對臺政策時表示「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還說這是自雷根政府就承認的對臺政策，等於直接公開否定中美三公報後近半個世紀的「一中政策」立場，即「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認知 (acknowledge) 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當初之所以用「認知」而非「承認」，便是希望藉著戰略模糊維持兩岸現狀；故美國官方從不公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也不會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內部確實有許多人期待著美國能改變「一中政策」立場，最好能與中華民國 (臺灣) 建交，成為後續的安全保障。假設美國日後真的承認中華民國 (臺灣)，並恢復 (建立) 正式外交關係，中共此時是否可依《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中的「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而出兵？

首先，美國選擇與中華民國 (臺灣) 建交，主事者是美國，臺灣只是被動者，何以怪罪於臺灣而出兵攻臺？再者，目前與臺灣建交的國家仍有十多個，其中部分國家也曾與臺灣建交、斷交再建交，若這些國家可以，為何美國不行？在這種情形下，中共出兵攻打臺灣的正當性較為薄弱，且因為美國是主事者，在道德上具有承擔協防臺灣的責任，若不出兵協防因美國表態支持而受中共攻擊的臺灣，將喪失美國其他盟友對美國的信任，也會大幅損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劇本三：中美在南海發生衝突，此時中共與美國為主角，臺灣可選擇角色扮演，但後續可能會被提升為主角。

美國藉著 2016 年南海仲裁案，在法律上取得在南海航

行自由的正當性。美國近年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任務」(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簡稱 FONOPs) 主要聚焦於被中共所掌控的美濟礁與西沙群島。就該兩處美國認為, 依據南海仲裁案的判決, 美濟礁為低潮高地, 不能主張領海, 且該處為中共未經菲國的允許便在菲國專屬經濟海域興建人工島礁, 明顯侵害了菲國的主權權利。故自 2017 年起, 美國即在該島礁 12 浬(中共所認知的領海)內, 進行人員救生等非屬「無害通過」的軍事操演活動。² 在西沙群島美國也同樣藉著南海仲裁案有關判決, 即《公約》並未規定如南沙群島的一系列島嶼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共同產生海洋區域, 認定西沙群島也不能以一個整體主張相關海域。故美軍艦自 2016 年 10 月起, 便未經中共許可駛入西沙群島領海以及其領海基線內的內水(群島水域)部分, 並故意繞島航行。³ 此外, 美軍軍艦也多次駛入中共在南海的軍演區域, 完全無視於中共武裝部隊正在操演, 雙方發生衝突意外的可能性增高。2018 年 9 月即發生中共軍艦為要驅離執行「航行自由任務」的美艦, 使兩艦最近距離僅距 41 公尺的危安事件。不難想像在中共官兵仇美情緒與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下, 中共駐島官兵與負責海域安全的中共海軍(警)對美軍機艦的挑釁行為, 有可能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近來許多跡象顯示, 中美雙方已在此區域加強戰爭準備。

惟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臺灣在中美發生南海衝突時不表態支持任何一方, 但當中美南海戰事告終, 是中方取得勝

² Freund, Elean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ractical Guid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June,2017),p. 43.

³ *Ibid.*, p. 38.

利，則共軍是否會因美國無暇顧及臺灣而藉勢向北謀臺；又若美方取得勝利，則臺灣當局是否會借機宣布獨立，並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讓中共難以顧及？故中美南海戰事結果極易牽動後續臺海局勢。

兩個場景

從前揭三套劇本觀之，主要場景發生於臺海與南海兩處，該兩處也是目前許多專家預測中、美可能發生衝突的熱點，惟該兩處若發生戰事，程度必然有所差異，且本文認為若臺海發生戰事，南海或可偏安；但若南海發生戰事，則臺海被牽扯進來的可能性很高。

首先，在臺海發生戰事，中共或許可將其視為局部戰爭，但對臺灣而言則是攸關國家存亡的全面戰爭，勢必動員國家總體力量。在第一套劇本中，屬臺灣主動破壞兩岸現狀，因此中共藉口武力犯臺具有較佳的正當性，容易獲得其國內百姓支持，而美方或其他外部勢力介入的力道也會相對較弱。在這種情形下，中美雙方即使發生軍事衝突，相對較容易將戰爭控制在局部戰爭的程度，也就是說雙方應會設法將戰事侷限於臺灣本島與其周邊，而不會擴及臺海以外的其他地區。況且就美方而言，縱使中國成功取得臺灣，但後續對臺灣的治理也肯定會成為中共當局難以解決的痛處，要知臺灣不比香港，臺灣人民長期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社會，嫻熟各種社會運動，中共戰後對臺治理絕非易事，若採高壓強制的治理手段，便給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充足的理由介入。故美國與西方國家在臺海戰後可藉維持民主自由核心價值與確保臺灣與香港地區的人權，佔有道德制高點以聯合抵制中國，

而中國經過戰事的耗損、和平發展的口號將隨之破滅，再面臨到西方國家的合力抵制，2049年中國百年復興的期望勢必難成。

第二套劇本因戰事係美方所引起，故其負有較大的道德責任協防臺灣，使美軍涉入程度相對提高；且若美軍涉入程度提高卻無法成功守住臺灣，將使美、中兩國的國際地位扭轉，美國難以維繫國際領導地位。筆者認為中美雙方雖會盡可能將戰爭限縮在局部戰爭的範圍，然因美軍涉入程度較深，而依據美軍作戰的方式，確保美軍部隊安全是作戰優先要考慮的目標，故美軍在戰爭期間可能會對中國沿海的重要軍事陣地與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先制攻擊」(preemptive strike)，使戰事擴及中國沿海地區；惟依據美軍的科技制導與精準武器，既使美軍對中國沿海地區發動攻擊，亦會盡量避免造成平民百姓的傷亡。此時中共是否要對在其周邊的美軍駐地進行報復性打擊？筆者認為，若在日、韓無主動參戰的情況下，中方沒有必要攻擊位於日韓的美軍基地而使戰事擴大，故至多發射導彈攻擊位於關島的美軍基地，作為對等性的報復行動。也正因如此，在此劇本中，雖戰爭場景可能會擴及中國沿海地區或美軍位於太平洋的基地，但雙方動用核武或在對雙方本土進行大規模攻擊的可能性仍低，主要作戰區域仍為臺海周邊。

第三套戰爭劇本的場景在南海。2020年美日澳印等國在印太區域已進行多次聯合軍演，展現軍事聯盟態勢；而中共在南海也不惶多讓，進行多次實戰軍演。曾在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擔任國防部政策次長，原傳為拜登政府國防部長熱門人選的佛洛諾伊(Michele Flournoy)，在2020年6月表示，美國應讓外界相信美軍有能力在72小時

內擊沉中國在南海的所有中國艦船，如此才能有效遏阻共軍侵犯臺灣。從美中雙方近期頻繁在南海進行軍演觀之，雙方已在此進行戰爭準備，惟筆者認為雙方的主要目的仍以嚇阻為主，戰爭的主觀意願仍不高。誠如前揭所示，美方近年來在南海進行的「航行自由任務」對中共而言確實挑釁十足，使雙方擦槍走火的機會升高，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這種衝突意外擴大成戰爭，即使是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原因是中共沒有需要將戰事擴大的理由，中國犯不著為了這種事端而賠上民族復興大業，故中方勢必會下令立即停火並透過雙方熱線進行溝通協調，循外交手段解決；而美方視中方停火亦難以單方面將戰事擴大。但若中共決意以武力解放臺灣，反而有可能趁美軍印太司令部的航母（最好是兩艘以上）在南海海域演習時，藉美方違反國際法擅闖中方海空域或演習區，由南部戰區利用大量飛彈與潛艦對美航母艦隊進行飽和攻擊，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目的，再以東部戰區主責對臺解放戰爭；如此將美航母艦隊牽制在南海至少比難以預測美方航母的介入區域為佳。故本文認為中美在南海發生軍事衝突，要就是擦槍走火但可很快平息的小衝突，不然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戰爭目的旨在解放臺灣，而非單純的南海局部戰爭。

一個希望

本文的這個希望是「和平」。美國總統大選剛結束，新總統拜登上台後美國與中國全球戰略競爭的大方向或許不會改變，但在程度上與使用的手段（方式）勢必會有所調整，或多或少也讓中共有想像的空間，使其可選擇靜觀其變以逸待

勞。筆者認為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臺海與南海應可維持短暫的和平，但這和平的長久端看美中兩國後續的互動而定。需要注意的是，國際政治現勢——繼起強權挑戰既有強權的結構問題並未改變，現有強權——美國不可能放棄既有的全球領導地位，更何況去容許一種挑戰現有西方治理模式的中國治理模式與其互別苗頭，這恐會瓦解經過數個世紀由西方國家所建構出的民主社會體制，美國甚至整個西方國家都不會接受。

基此，筆者認為在沒有戰爭的催化下，國際社會改由中美共治，或由中國順利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地位，皆有些不切實際；故較有可能的發展就是透過戰爭（包括貿易戰、科技戰等非軍事戰爭）使國家（單元）發生重大變化而舒緩結構緊張，或逐漸形成兩極的結構。回首 20 世紀後期的冷戰局勢係因蘇聯的瓦解而告終，惟歷史難以複製，中國與蘇聯畢竟不同，瓦解的不一定是中國，美國聯邦政府同樣也有瓦解的可能性。重點是，在種種可能的局勢發展下，臺海與南海要如何維繫和平，而中華民國（臺灣）又該如何在此局勢中確保自身的和平發展？

重申本文所指的這個希望是「和平」，而不是獨立建國或成為正常國家等其他希望，因為目標不同將導致迥異的政策建議。就上述三套劇本而言，第一套劇本完全取決於我方執政者的主觀意願，如果執政者不去碰觸這個議題（修憲法理臺獨），或是在這個議題發酵前即表明不支持的態度，並動員政治力量反制，自然不會給中共合理的出兵藉口。至於第二套劇本，因為主動權在美方，我方會較難以防範。近年來美臺關係進展迅速，臺灣已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抗中國的堅實盟友。雖然第二套劇本表明美方介入臺海的程度較深，

但歷史告訴我們，美國介入戰爭的時機點多是戰爭已發展到美國不得不介入的局面，美國才會視情況出兵。在第一次與第二此世界大戰前期，美國皆僅透過船隻運送大量物資給英國，不願被捲入歐陸戰事，待戰事發展到美國盟友幾乎無法守住歐陸時才介入戰爭。

政策建議

筆者認為就維繫兩岸和平而言，過度依賴美方並非上策，故在美方作出可能破壞兩岸現狀的政治舉措時，我方反而應以較保守的方式回應，可對美方釋出的善意表達感謝，但對外仍需聲明兩岸現狀的改變應透過兩岸協商以解決，而不是靠單方面或其他國家的主張來決定，以降低中共當局出兵的壓力，並藉此重啟兩岸協商。在第三套劇本的場景下，中美於南海發生軍事衝突，我方即應立刻提升戰備並進行動員強化防衛能量，但不介入南海戰事；同時透過外交管道對歐盟、日本、澳洲、印度等國說明後續可能情況，敦請各國及時作出嚇阻中共後續行動的可能選項，而日本更是其中重點。至於如何避免第三套劇本的發生，等同於對前兩套劇本的建議，係因中美在南海的小規模衝突我方不介入即可偏安；而若是中共決意在南海發動「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爭，則代表中共感到必須發動攻臺戰役，故我方的預防作為雷同於前兩套劇本，在此不多加贅述。

綜上，針對臺海與南海的戰爭敘事，本文提供了三套劇本，並認為臺灣仍是當代中美對峙格局中爆發軍事衝突的主要原因，本文寄望於「和平」並依此提供些許政策建議。但若非以和平為目的，而是以其他的目的進行評估，自然就會採

airiti

取不同的政策導向。惟筆者認為臺灣的未來應透過臺灣社會內部的充分溝通，在未確立共識前，維繫和平仍應是執政者的首選目標。